

庚子國變記

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

K256.7/12

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

庚子國變記

民國羅惇勳

拳變餘聞

民國羅惇勳

西巡回鑾始末記

清佚名

本书根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

庚子国变记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1982年10月 1—17600 (17·14—1) 定价 1.30 元

四 版 序 言

一、本書原名「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今改爲「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以符合實際內容。

一、本叢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異族入侵，以及邊將作亂，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輯錄被歷代「官書」所拚棄的史料，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僞，審定其史料價值，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再分段標點，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

一、所輯史料，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他們的立場觀點，站在統治階級一面，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懷着最大的敵意，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恣情誣蔑，極盡詆毀。高明的讀者，只能披沙淘金，汲取有用部份，作爲參考。

一、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中間雖再版二次，未作修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改正現有訛漏，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但因能力所限，訛誤之處仍恐不免，還請讀者不吝指

正。

一、一、本叢書每冊包含不同史料多種，爲便利讀者另冊採用，每冊標一書名。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對序言的刪改，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如有「以正改謬」或「刪改不妥」的地方，當由我社負其全責。

一九五一、八、十一。

序 言

庚子之亂是十九世紀末年中國底一個非常的事變。那種駭人的場面底演出，是在說明了兩個重要的事實，便是：第一，中日戰爭後各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政策已經進逼到了整個中國怒吼的地步；第二，中國下層民衆自動地起來作了空前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

義和團到底是甚麼？這在當時便已經有人考過牠底『源流』。（見那彥成底奏疏，該文最後曾經勞乃宣印出，並附有書後。）說是一種『邪教』，一種『教匪』；而這種名稱傳統了下來，以後義和團便永遠被戴上了『拳匪』的帽子，——除了『匪』，再也不是甚麼。於是，義和團事件，就是據過去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來分析，也不外是『根於歷史上遺傳之兩種心理』，所謂『排外心理』與『迷信心理』。（見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就這樣，義和團底重要意義便給踢得連影子也不知去向了。

現在，我們是要來踢翻這些胡說，把義和團底本來面目給發掘出來纔行。

我們用不着去考『義和團教門』底『源流』，因為那種以原始的迷信的教條去組

織羣衆，本是農民底本色。我們應該考的「源流」是義和團運動的「源流」，就是說，促成這一偉大的農民運動的，究竟是一種甚麼原因。義和團所以把仇視洋人作了中心的目標，那並不是簡單的由於「歷史上遺傳」的「排外心理」，而是一點不含糊地在反抗當時切身的帝國主義底壓迫。所以，儘管這一運動底方式是顯示了舊中國崩壞的波動，然而，牠是真正的民族的革命運動，卻是怎樣也不能否認。

我們且來把義和團暴動以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制勢力開一筆帳在這兒：

- 一．強迫開闢商埠。
- 二．大量工業品及鴉片底輸入。
- 三．開設銀行，操縱中國一切金融。
- 四．海關管理權的掌握。
- 五．礦山採辦權的掌握。
- 六．交通上權利整個的把持。
- 七．除了割據中國底領土外，又強迫借去租借地。
- 八．除索取賠款外，又放債給中國政府，所定利息都超過普通利息二三倍。

九·政治上的特權。

十·教會勢力底擴張。

這一筆帳還是簡略又簡略的，但是這已經可以看出中國人是怎樣的爬在洋主人底腳下。其中像鉅大的賠款以及借款過分的利息不消說全都成了農民致命的擔負。而教會勢力底擴張，更給一般民衆底身上撒下了爆炸憤怒的火藥：那般作帝國主義爪牙的傳教師，袋子裏裝着大批的金錢，在收買地方上的漢奸，使得民衆不能得到一刻的安寧，那些漢奸——教師們所收的信徒——幾乎是無所不爲，而地方上的長官卻不能夠制裁他們。關於這層，我們且看當時一位牧師在他『自招』的著書中所引的一個旅行家底話：

「英國商業底優勢之對於英國，正如天主教徒底保護權之對於法國，他們地位底影響，對於中國人可以說是相等的。不過，法國由宗教的材料所得到的利益比較英國由商業的材料所得到的利益卻要多着十倍。天主教在法國政府底保護之下已經有了最高的權威。牠不管本地底法律和習慣，宰割異教鄰舍，超越所在國底法權。無論何時，教徒和非教徒一有爭執，不管爭執的是非，牧師立刻爲教徒袒護。若是牧師尚不能恐嚇地方官，強迫地把權利給予教徒時，便自己作當事人，向法國領事控告。就這樣任意

橫行，顛倒是非。不消說外強方面底干預是會跟着而來，天主教徒遂越發蠻橫腐化。當法國教會官廳可以壓迫人民時，本地底教徒更是加倍地拿出恐嚇的手段。」

〔見斯魏士著“China in Convulsion”〕

這說的雖然祇限於天主教，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那比較天主教更盛行的英美底教會，無疑地是更要橫行無忌的了。據俄國底一位作家〔羅得克夫〕切實的記載說，當時中國「社會上漸漸地形成一種輿論：『好人不進基督教！』像這樣的情形，試問，怎麼能不使全中國底民衆起來怒吼呢？

然而問題還不止此。從一八九八年起，劇烈的旱災壓在了整個民衆底頭上，飢餓的聲音佈滿了全國。在南方，江蘇已經發生了搶米的風潮，而安徽更有劫掠官鹽及強奪鹽站等案件，可是結果，民衆在饑荒的壓迫之上更添了一層被剿捕的壓迫。北方民衆所遭受的更是悲慘。像山東，農民爲了土地底缺乏，已經不可終日，而又加上地主底暴斂，高利貸者底剝削，一稍有風潮又即刻被鎮壓下去。——在這所有的現象以外，又有洋人在緊緊地抓着民衆底咽喉。這逼得民衆不能不作着死鬥的冒險的嘗試。然而運動纔一開始，卻就引起洋人武力的對付。洋人底軍隊常在北方深入內地，燒燬農莊，甚至俘虜當地底長官以作談判

的抵押品。這真叫民衆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於是，義和團便大規模地起來，演那歷史的活劇。

全中國怒吼了！地下雷鳴似的全中國怒吼了！民衆拿出了他們偉大的復讐手段在要求中國民族底解放，這使得全世界底帝國主義都一致地震動起來了！

這在帝國主義者和其同盟者看來自然是「匪」，但是真的是這樣的嗎？

這兒還有一個重要的事實，我們是不應該忽略的。義和團底主要目標雖然是要「滅洋」，但是牠卻一樣地本也在仇視着滿清政府。假定沒有被滿清政府所利用時，那牠底發展將不止是「滅洋」，而會同時也要去「滅清」。被壓迫的廣大的民衆，對於當時統制階級過去之不能替他們抵禦外禍，他們是絕對不會忘記的。我們祇要看義和團到了北京以後的舉動便可以瞭然：儘管那般王公大人在非常客氣地招待着他們口頭上的「義民」，儘管義和團也在喊着不是「滅清」而是「扶清」的口號，可是，這一羣沒有禮貌的客人，除了照自己底目標去攻打使館以外，卻以暴動的形式去報答那般主人。當時被義和團殺害或傷害的像慶恆，洪汝源，杜本崇，楊帝等，都是重臣，大員；同時，像貝子溥倫，大學士徐桐，閣學貽穀，尚書陳學棻等，家中卻都遭了搶劫。徐桐和貽穀，本是招待這羣客人的主人中最寶

力氣的人，然而卻也沒有辦法不接受這樣的答禮。

這種形勢，在當時政府方面，卻也並不是不知道的。統治者的慈禧太后並不是傻子，她對於義和團的信賴，完全是具有政治作用的——雖然是幼稚的——利用。在義和團纔出頭的時候，她那由光緒負着名義的上諭本都是在下着緝捕的命令的，可是等到義和團底勢力擴大了起來，她底態度便即刻改變了。爲了束縛自己舊有的勢力而恨外國人，但卻祇能向外國人讓步的這位太后，這時不能不感覺到民衆運動底起來，對於她統治地位是一個絕大的威脅。她必定也會經估量過，要是不利用這一種勢力時，那將反過來會成爲和她對立的運動。當時南方已經在活躍起了反對滿清賣國政府的一些團體，這難道沒有和廣大民衆底火焰燃燒在一起的可能嗎？不消說太后是很懂得這些。

當時清廷底大臣大概可分爲三派：一派是慈禧的極端擁護者，便是主張用義和團的載漪，剛毅，啓秀一般人。一派是取着觀望的態度，像張之洞，袁世凱等。——袁世凱更是以個人機會主義者底態度處理了這個事變，他知道了義和團躲避槍礮的話是假的以後，便一面勸阻政府，同時盡可能去壓迫這個運動，一面卻又用別種方式使牠還發展下去，想造成一個混亂的局面以遂他個人底野心。更一派則是反對政府和義和團提攜的政策，這

般人底代表者是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這後一派人固然知道那樣無計劃地圍攻使館所得到的結果是很嚴重，但是尤其知道義和團再那樣鬧下去對於清廷會有絕大的危險。

袁昶底三個奏摺都是在發揮反對派底意見，而那最出名的第三摺（這是和許景澄連名的）底開頭便這樣說：

「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之髮匪，負隅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心腹之疾也……」

這是怎樣的在和盤托出了當時統治階級對待義和團的心理！

現在由外國保存的當時最珍貴的材料「景善日記」，其中對於清廷和義和團的關係很有些詳細的記載。有一段，這位滿清底貴族在描寫了一個有趣的事件：和義和團合作的董福祥，爲了要轟擊使館，向榮祿借武衛軍底大炮，而榮祿回答的警句卻是：「你要大炮，祇有奏明老佛，把我底頭一同拿去！我不死，大炮是拿不去的！」董福祥又向慈禧去討，可是不是傻子的那位太后，卻祇給了一頓亂罵，一點也沒有答復他。——這是很明白的，政府很

知道大炮一到了那般「義民」底手裏，除了轟燬使館以外，還會再做些甚麼。

義和團是終於失敗了。「義民」的名稱跟着義和團底羣衆永遠地埋在帝國主義底炮灰下面了。從此上諭及一切文件上所說的就祇是「匪」、「匪」、「匪」、「匪」、「匪」、「匪」、「匪」……

帝國主義當義和團快要進北京時便早有一些準備的，這消息我們從一位英國人蒲特南威爾(Putnam Wale)底一本紀錄當時北京情狀的著作〔‘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中可以看出得出來：那書底開首在敘述義和團底勢力一天一天地擴大，而歐洲各政府對於該事件卻好像是漠不關心，甚至好像是把在中國底僑民生命上和財產上的犧牲和損失都一概置之不理。這位英國人沒有懂得歐洲各政府底用意，這個謎卻是給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日本著作家〔稻葉君山〕所道破了，那便是各國所以要那樣的，是爲了「寧犧牲京津間被圍之少數同胞，而藉此以逞其國家的野心。」〔『清朝全史』〕這一計劃沒有落空，帝國主義真的便更加強有力地宰制了中國半殖民地底卑賤的命運。聯軍在北京做了主人翁時在做了些甚麼呢？這層，在蒲特南威爾底書中已經給了相當淋漓地描寫：我們纔明白帝國主義底搶劫、殺淫，那種行爲比較所謂「匪」的義和團不

知道要『野蠻』到幾百倍以上。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幾乎人人手裡都有元寶，而且由臨時統治者下了半公開的命令，叫大家自由去拿『沒有主人的財產』就是倡言要保護的教民底婦女也都遭了蹂躪，而且頭上的首飾都被搶去，連一根小銀簪也不會留下！（俱見上舉蒲特南威爾所著書中）一向西方人總在誇自己是『文明的』民族，說中國人是『半開化的蠻子』，可是現在纔使我們瞭然所謂『文明的』民族原來如此！

我們假定再稍微檢查一下當時外國官場中的文件時，更可以證明上面的描寫不是假的。英國底電報，曾經把俄國軍隊搶劫皇宮的事實宣揚了出去；俄國底李烈威支將軍便憤憤不平地極力聲明，說宮中的東西並沒有搬出，而英國纔是真正在搶劫，並且說英國人所搶的東西是：『各種新的絲貨，堆得像山一樣，直堆得像天花板那樣高；其他各種絲質的衣服，皮貨，氈子，以及別種宮廷中的用品，也都堆得像山一樣。』（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三日致俄國陸軍總長電）其次，聯軍統帥的瓦德西在給德皇的報告中曾說『聯軍佔領北京以後，便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他又歷數了日本、美國、法國等搶劫的情形，最後說到宮中，便帶着惋惜別人捷足先得的口吻道：『該宮中最大部分可移動的貴重物件，都被搶去了。』（見『瓦德西拳亂筆記』十月二十二日之報告）——像這樣，你說我搶，我說

你搶，結果卻祇證明了大家都搶，誰也沒有落後！

這場大悲劇底落幕，便是那般搶劫中國的「文明人」又把清廷救了起來，仍然把太后和皇帝請回北京。——這纔是真正的「扶清」——這因為，清廷已經願意爲他們做勦滅「拳匪」的代理人，並且肯忠實地當不平條約的保障者……

但是，這兒留給我們的是義和團運動底意義：牠是舊中國將崩壞時下層民衆自發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牠是十九世紀末年中國底怒吼。——這運動是偉大的，革命的，牠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將永遠是最有價值的一頁！

現在我要來說幾句關於本書的話了。

不消說一向關於庚子之亂的記載，都是站在反對的觀點上的。這兒所收集的三種，自然也不能例外。不過我們所挹取的是其中的史料。像「庚子國變記」和「拳變餘聞」對於清廷和義和團的關係以及諸王公大臣底行狀都有相當真切的敘述。「西巡回鑾始末記」本是輯錄當時底邸報及各種文件而成的，所以材料各方面的都有，我們很可以從中得到一些當時各種人物底實供：譬如從各國底電文間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衝突的影子，

從英教士李提摩太不通的信札中。可以看出不折不扣的經濟侵略者底「甜言蜜語」，而且最有意義的是還有當時國際間的新聞和論調，像英外務大臣底演說以及「益新」報的譯文等等。

羅惇勳底兩篇文字是登在「庸言」報上的。「西巡回鑾始末記」原來的署名本是：「日本橫濱吉田良大郎口譯，大清吳郡詠樓主人筆述。」但是這無疑地都是託名，不消說爲的是當時「觸犯」的緣故。

「西巡回鑾始末記」其中所錄的上諭和國書，許多文字間和「東華錄」上所錄的很不相同。起初我本想依照「東華錄」上的一一校勘過的，但是後來看到許多上諭又爲「東華錄」上所沒有，而文字不相同的卻有好些比較「東華錄」上的還要合於當時底情形，因之，我便放棄了那項工作。「東華錄」本是一種官書，關於庚子事件的上諭的存錄牠已經有了一段聲明，說是「凡關於戰事者，概置不錄，以昭謹慎。」那麼，說不定已錄的也都是經過了一番修改的。

11
最後還有一點應該說明：「西巡回鑾始末記」本是一種很粗劣的石印本子（光緒壬寅年石印）其中錯誤百出。我除了一一改正外，還把目錄也從新改編過了。同時我還刪

了一章三忠〔許景澄，袁昶，徐用儀〕底哀榮錄，因爲那幾乎全部是一些公式的祭文和輓聯，我認爲是沒有多大的意義的。